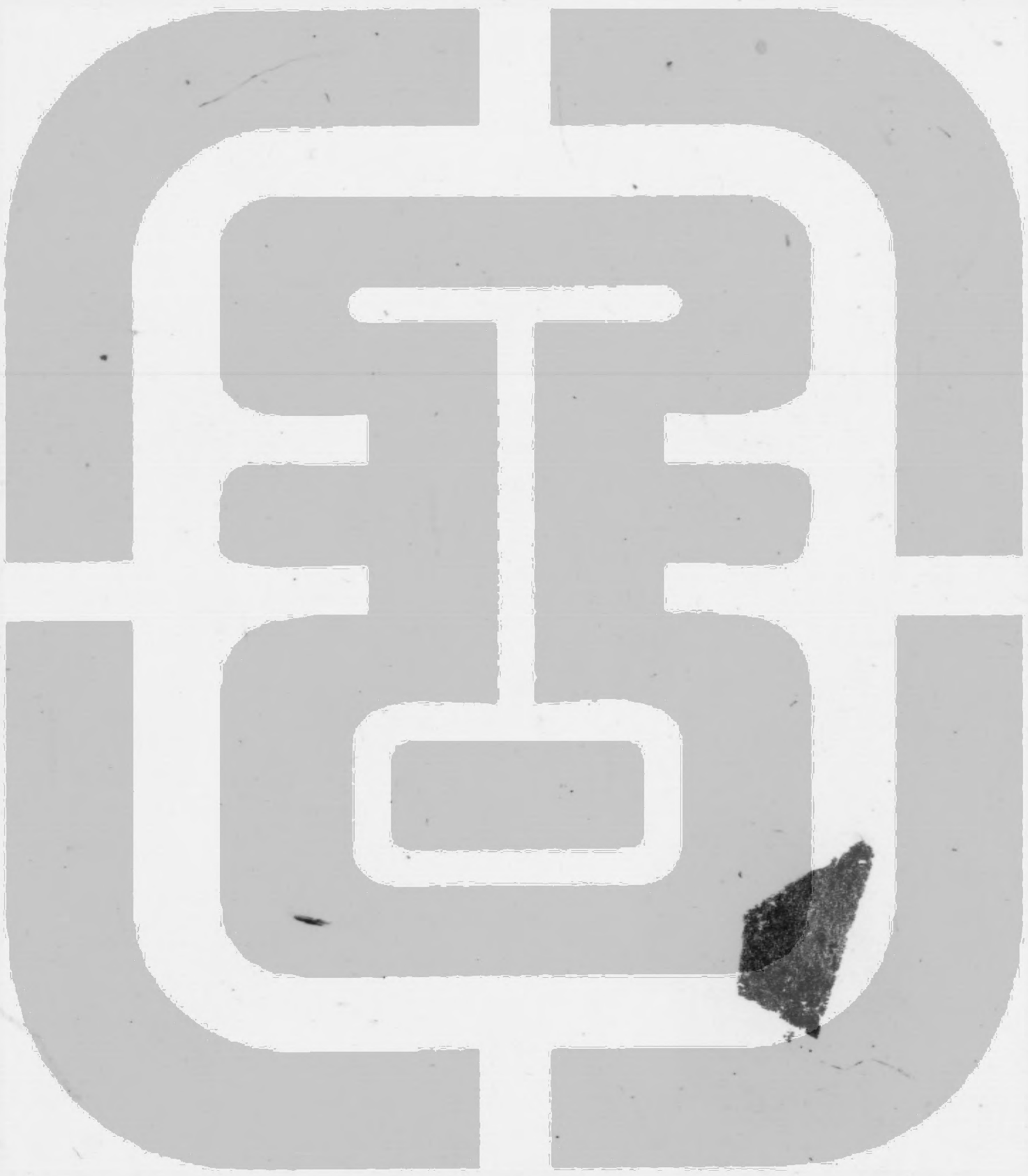

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
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書字亦媚好其
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畧加脩潤
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
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
如此

吉籌堂鄭書

南唐近事卷之上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
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興亡兵火之餘
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雖鴻儒碩学嗜學
耳目所及志乎瀟湘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
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
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彊仕元勲頑坐足四鎮時清亂延
當時同立功如宋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榮榮再用

南唐近事上

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溥等皆擢還兵分
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寧籠絡以跋扈為憲上誅至仁
長厚猶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卒其頭髮一夕
成霜歷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楹鱗甲炳煥照耀庭宇
殆非常狀遽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廨
王侯擬而立侯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
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代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恆此子
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廨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
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
必為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玉案硯或家人暴疾遺
火不常數已皆相承居小廳往事始模小康江夢孫問
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眾所推服無何自祕書
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
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徧明日如常理事蔑爾無問自
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為政者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

臯蔣山諸峰羣其左石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
出其間每歲淺薄署冊之利不下數十手建廉實錄所
謂宇宙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
坐間馮謙因舉宋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作為盛事又
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明予平生矣吏部徐給怡
聲而對曰王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之
者知章爾馮大省慚色
朱筆侍郎董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
指景為約其時不至當行撲楚朱筆師之命弦常為
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肇乃整衣坐犬再拜祝
之曰幸無蠹衣早入學中免為夫子笞責精識所至洋
洋文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於家
靈士史靈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於潯陽
負星湖道有徐焉之志實皂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
棊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信表
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揮管者吸不停綴數公之間
眾製皆就理不精絕並詞采蘊蓄旨趣流暢亦一代不
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羊車攜榼挂酒壺於車上曰

童總角負鬆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
咸所推仰保大末淮南未寧劉江之際盧白乃為劉江
賦以詆四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供閑魚鼈安知尚交游
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御屋渾家醉不知其濟
刺時事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鄱澤盧白鶴擊杖藜
謁鑾輿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須之穀帛又知其嗜酒
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
上賜吾玉尊飲之略盡固留一壺藏之於家待吾死日
斂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
慎勿享奠有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亦家人
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無因節序必修奠況藝紙
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
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道屏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
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兩衣相第有呼靈之會
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擲座屏氣觀其
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
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寮觀內莊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
性蔣廷珊特持一鏞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此多之
徐尚書部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頗脫時輩自禮部侍郎
聘周忻旨左授蜡蜀典午（案典午謂司馬也）盛夏之月自周徂
秦無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無止郵亭命筆
纂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書肩譬碑表度
其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歐諸荒墟之中半為水
漂所蕩無由披讀謨欲逆解衣游泳墟中以手捫搦默
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跡天久不雨無復
沈碑之象乃發司得舊錄本就墟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溢總戎廣陵為周師所陷乃剖奚拔縊以紿周人將
圍閒道南歸為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於周
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奚化為
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徐中書侍郎（案馬令南唐書作馮延魯事譜注亦小異）
賢業自統軍祥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
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棄潰之由且曰朝野

謂仰為賢尉遲朕其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
施面目至此邪崇叩首具陳舒元既叛大軍失律城孤
氣寡無數旅之兵以衆寡之害陛真尉遲不無所施其勇
亟當奮戮性陛下哉之以忤旨釋罪長流梧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儀謙循禮
法雅布素案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非見諸學
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誦以小苦中裏不及封禍
可乎常目宋齊丘為子房李建勳為史館皆不之名也
君臣之間待遇之禮亦數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于江南
之高要三吳長伯多徜徉槃桓營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
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吳吾此地違之者非人子
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說
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
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遠吾之禍其至矣詰朝乃
依選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
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乃舉棺就槨
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不能為詩

以色其繫銅佛像長寸餘縣於襟上云道士服辟穀隆
冬盛夏惟單褐布帶跣足日馳數百里往亭嗜酒罕接
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
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任棠文以舊德殊勳任棠台袞至鎮右藩節制遠之性
鎮浮蓋出入三朝喜慍莫形世推名將性武昌日閱兵
於蹴鞠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大經霖雨一旦而隤
出手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變心恐怪棠文指徑點閱
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敬沫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
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少有過懲鮮獲全宥何嘗
因簿草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若頭奴取李公所愛硯
擲於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屠色而
應曰奴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於石階之上鏗然毀
碎羣輩逆撥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還視事責碎硯之由
至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發瘞矣李
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
何沒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

獨坐小廳有一鳥中梁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
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
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
何敢沐善彈亟召來縛斃與笞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
注及挾彈精識中激應弦斃之李喜賞至再遂捨其罪
消成立擢爲中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
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昏
日全真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之掌鳥翻然而
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
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僎即刑部尚書謐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業籍籍
以爲平折丹桂秋試之間僎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
高霧打方響先是徐幼文候圓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
聲有聲價至下地須來春僎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
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
數日中書奏三月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最首
鄧匡圖爲汝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謁之鄧不甚禮遇館
於外廳怨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廳中覘扆

樓泊之所翼揭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
佗一無所有又夜鄧從禽歸宿籠之際忽為鞍駿之聲
且曰定為婦人所觸幸無朝素攝其光鋩不爾斬歸人
頭矣園人異人乃聞于鄧鄧詰其由宜家具以實告鄧
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潘曰
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技使某拭目一觀可乎
潘曰何不可也明日以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
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某地
潘自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雨條如白虹之狀
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雷空而轉又
繞鄧之頂左盤右旋手徐而其勢疾製挈其聲錚摐雷
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精魄魂雨汗浹體莫
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
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
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為二錫彈丸矣鄧自此遂遇彌
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
屢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寢不復能劍矣尋
病沒於紫極宮於終上之之相指奚於近地後當尸解

南唐近事上

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丞保大中元宗命親
位衣冢視之骸骨尚在近無異直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樸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
字如獸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奔馬賦門前迎得跨驢
賓之類又嘗謂舍人潘佑佑敖肌槐子云蹙肌知老明
旦潘以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姿貌狀
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傳而謝曰昨宵明
以敖肌槐子故今日齋戒而啜之潘大嘆而去
南唐近事卷之上

南唐近事卷之中
孫晟為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周隱之間徙居
之日牽以草上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湫隘甚
此豈稱為相第邪晟答曰奉詔尊孫拜御史大夫
向日之間果正台席

蕭儀

昇元校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邵黃間有豪民暑
雨初霽暴衣篋於庭中失新濯衣服不少許計其資直
不下數十千居 傍遠人罕經行性一貧人鄰垣而已
南唐近事中

周訪狀必為鄉人盜之乃訴於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得罪於賀人詐服為盜詰其贓即令搬鬻於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即刑戮遂具案詣於朝廷烈祖命免外郎蕭儀覆之儀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理獄冥禱神祇晝夜案行行雪冤枉至郡之日案牘浮沟始末迄無伦狀儀是夕沒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微戒將行大雨翌日天氣融和怒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嚙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為牛所啮猶未銷潰遂款負民而縱驟獲大用

陳謙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頭年未就會義方遣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瓶火吻錦綵蜿蜒其間若為祟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痍而終當時識者以為氣未盡邪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陷壘三載盛而不降一夕憂子定舟於敵境艾表為一小校所擒將有叛志詰於贍贈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

郎妾寡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廢
也爲屈以義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今日何顏
以見三軍遂從令斬之並沒成其罪從戰士無不隨淚
高越並人也將軍道士文價高其器宇森挺時人亦出
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嗟
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云雪爪星眸冀鳥歸廣天
專待振毛衣雲人莫漫張羅網未可平原淺州飛遂不
告而去後爲龍陽王盡文紬之爲清與王萌歸以祖累
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
士人之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宋匡業劉存忠張嘉甫略並以留蕩嚴整者處環衛之
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旰
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未天地皆同力運去英
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桂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
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予之渥捐館之日溫陵帥閎其
家篋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玩
使視之皆觀怪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淚痕

南唐近事中

尚新中書備數有老僕注茲而言曰公為學士日常視
州金鑾內殿深夜方罷翰苑當時省宮妓秉燭炬以送
公悉莅之自西京之亂洋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北
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數事與寅亮之亡頗同尼即滬
之妾云爾

張易為太華實客方士真率而好乘時凌人時論憚之
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指視酌易酒持既勤玉
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詆曰殿下輕人重器
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亡記碎玉杯於殿
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唐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頎嘆酒
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潞
陽也郡齋有遞鋪因風而飄忽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
天降道士具蒲具喜焚香端簡瞻雲霓自謂當赴上
天之召命山童扶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羽傷
背折血濺屋除抑按久之是夕皆覺翊日馴養者詰知
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陳士陳汴間之為絕句以誚
云唱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若教腰鶴背無多
南唐近事中

力傳授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後德宗室罕倫未封而夢

上深軫悼屢顧侍臣曰子夏罕明不為受也盍對曰臣

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世慶王必將

待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寢矜念上注並

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思懷彼此一二不樂周

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為人引劍斷吾之頸豈所惡之宗

遽下階拜賀曰當第三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魯為當塗宰既以貪虐為務會部民連狀訴至簿貪

賄於縣尹魯乃判曰汝強打忤吾已蛇鱔為好事者口

實焉

鄭亞文高要鄉里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

升聽事就案而令自謂尊顯弥極還語兒女輩曰當思

為學自致煙霄毋為百里之長髣髴與飯腦後接筆此

無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淑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並亞夫下獄之

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

南唐近事中

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干記
事乃餓死於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燕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曰我
富貴之日為爾置銀鞭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
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頃費有等差及前事即日賜銀三
十斤以代銀鞭燕遂命工鍛鞭字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甚盛留心內寵宴私聲樂鞠昵每夜
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兒奏水調詞進酒花兒怪歌南
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怪震怒杖大澤原
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王得此一句固不當
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羅諸歡宴留心庶事周閔弔捷奏
政治平
常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並謂曰公羅
直和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帷痛飲面壁而已孟馮魏擅
權之際也
周業為左衛使任將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劉
長公主壻時為禁帥每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蒙防不
能起有問上者上顧親信施仁皆曰幸衛士十人詣災
南唐近事中

所見其馳救則釋不述就戮於牀仁宗既往亟使召業
家設之業大怖元女子服食見仁宗仁宗怒之消火息
復命至使殿門會別部先至而特白災事仁宗撫劉意
不能庶業又懼典之偕罪計出倉平遽排劉越次見上
曰火不為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宗曰業父年
方壯敵境未敵即時奉詔上極几大悅曰聲誤我事
仁宗自此大獲嬖用業乃全怒
張子通既貴其第子遊好歌讌暑月衣犢鼻紬孫門
庶器車過必循趨摩挽中夢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
外通夕而歸登家以子通故擢至客位掌言路飽其見
恥之往戒勵終不能止

南唐近事卷之中

南唐近事卷之下

陳誠考鶴馴養不能馴誠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郡鶴先之宿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一鶴投誠之懷中為鷹鸇所擊故也誠感之自是不復食鶴矣

章齋一為道士滑稽多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其詞第曰齋二次曰齋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暴疾齋一齣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鳥不玉皃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之

岳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其夕果
雲雷繞室天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子左右莫知
所產子亦隨失矣

陳從善

陳從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

而言曰業本粗生盡產於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獨馬未竭耳而又旱喪多病雖之必貽其禍將誤于任使耳烈祖閔之大加獎勸以銀盞采緞賞之

嚴求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殆一時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貪聚斂近野或掠擄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閔於嚴求求曰吾頃繩之易絕耳請勑泰興海鹽諸郡嚴采鷹鶻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之後游墮者嚴求微時為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位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君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期年嚴亟登公輔宰弦既久其子理遺命後謁嚴門嚴贈授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齎黃金數十斤詣於逆旅閒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吾金以備行李又為一宮地宅僕馬畢為之置其子佗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昔府君平昔之遇耳一

南唐近事下

見後決身謝統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韓牙涇矢撫掬
四座小校孫漢威將不利於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
之上自此益加寵信至侍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決月不下義祖遣信使者而杖之罵曰誣
劉信要背邪背何將之甚也信閱命大怖并力急攻次
日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將鈞不至亡言所存勞
信曰渴見義祖命諸元帥為六博之戲以待前意信遂
碎擲六骰於手曰令以投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洛雒
自滌不負以當一擲徧詳如前旨則眾采而已信當自
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
祖賞其精誠昭雪復待以忠貞焉

李建勳鎮洪州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
因妄閑物可應官憑君為投牽青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匡鎮江西有日者自稱出人貴賤一見輒分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侍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
南唐近事下

諸譯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頸上有黃雲羣妓不買
皆印首曰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溪時爲宋齊丘之役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
妒悍視執汲饗不置妾媵齊丘送姿首三婢三人與之
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某勇姑從問其故李曰此令公
寵幸之人見之若面命公何敢保擾三婢既不自安求
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壽州閑朝謀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
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的
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潤飾王蓋爲首謁韓熙載熙載
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須之拜至文洎
擢第不十年果至綸扉之任
進士李討子善次中管杓絃當代上號那曰嘗閱於元
宗上甚欲召對爲淮南多故盤桓期月未發曰聲竟不
揆見出問曰李建勳贈一絕云歌出古澗長流水怨似
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宮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鍾傳鎮江西日宮有以射霞之法求謁傳以麻曰色一
南唐近事下

搖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
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長帶泪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西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
倫廖衢陳彥魏清臣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
省門見楊遂張觀曾覿立街中謂曰楊立難行何忽忽
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工員外郎張悅權知
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年每徵應既夏內降御札
尚憲遺賢命張洎舍人取而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
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
酉也
李德輿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忘到便任時號李貓兒
本妄學術作祈禱博問每呼馬為拜靈樂工為伶倫溫任
為寒冱以此始謗於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俄都賜禮
闕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作日從
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住否木平曰尤宜望
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南大擾自壽陽置
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望覽以瞭動靜又上最鍾

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舉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指
掌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
以對之也

李徵士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指同郡潘長史家並在
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骨朶衙隊約二百人或
坐或立且云太守至此須臾乃寓居秀才覺後言於潘
曰此家非常人也妻未畏吝見餞酒一鍾贈之金梔脫
曰郎君位日富貴慎勿相忘書不可知也事年至京一
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詣闕日元
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羈而得侍錢即為諸姬所去乃著衲衣
負笈入門生節程扶手板於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使
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再到江北來舉
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省人懷
陶穀學士奉使時上國勢下視江左詞色穀並不可把
韓熙載命妓秦弱蘭作為驛卒女每日裝束持帚掃地
陶悅之共狎用賜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只
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瑤琨插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

富陳後說注是何年明日復主設宴陶詞定如前乃命
弱蘭歌此曲（詞勿忘）陶大沮即日不歸
詳與載北人仕江南後任通顯不防閑擇妻有北齊徐
之才風情見往〻私宴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
人枕畔著衣裳之句與載亦不介意

嘉慶乙亥夏四月望日古歡堂借本鈔

南唐近事卷之下

北京圖書館藏